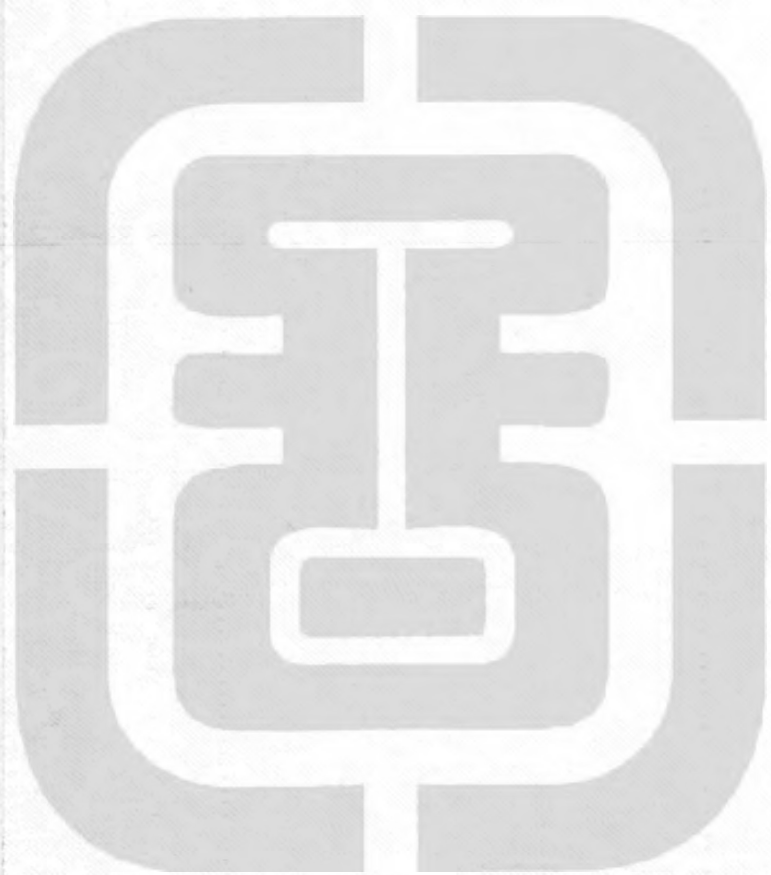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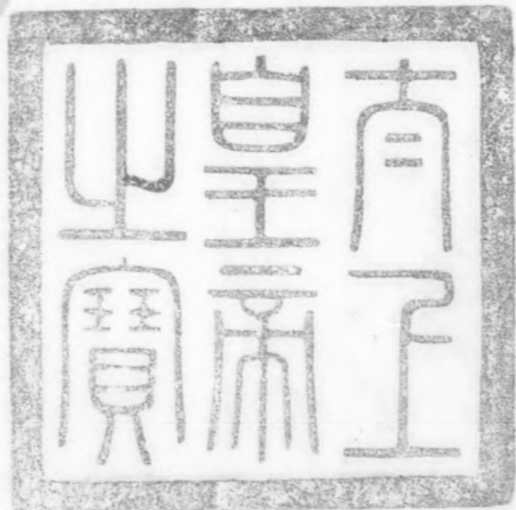


影宋鈔唐史論斷





唐史論斷序

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甫之翰撰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
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
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
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為史者從而記之
有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
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
出於季世觀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



唐史評議序
一
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
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
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
使聖賢之所爲傳之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善之
効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
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爲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
褒貶代王者之賞罰時之爲惡者衆率辯其心迹而
貶之使惡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効安得
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者明其心

迹而褒之使光輝於世此又所以爲勸也是尚書春
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爲史者
欲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
以爲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蓋務
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竒異細碎之事皆
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
則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
分爲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
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記事莫大乎治

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亂則敗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勲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勲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義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勲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

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爲記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

此乃餽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爲乎答曰爲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文簡也甫嘗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正觀功德之遠

也唐書繁冗遺畧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玄宗實錄叙事詳備差勝於他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畧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

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
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
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證者補之事之
不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
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
意其體畧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
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
予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
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

遺乎答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
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事各有
書存爲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
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俟刪潤其文後以官
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
卧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麤成一
家況才力不盛叙事不無踈畧然於勸戒之義謹之
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
臣觀之備知致治之因召亂之自邪正之効煥然若

唐史論斷序
五
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
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毋忽不止唐
之安危常爲世鑒矣

唐史論斷目錄

卷上

召突厥兵

立建成爲太子

殺劉世讓

殺劉文靖釋裴寂

復置十二軍

放宮人

即位改元

魏鄭公論治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與聞

責封倫舉賢

朝廷之制

任房杜

殺盧祖尚

魏公不避形迹

房杜相業

處置降虜

命李靖為僕射

封禪

命李靖討吐谷渾

貶權萬紀言利

魏公諫諍

以高昌為州縣

立太子

親征高麗

劉洎賜死

後宮不著名

降李勣豐州都督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命李勣爲僕射同門下三品

在位改元

降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殺上官儀

乾封改元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李敬元統兵

殺裴炎

不稱武后年名

狄仁傑薦張柬之

張柬之遂廢武后

韋后安樂公主弑帝

卷中

景雲年

帝王細務

姚元崇相

開元尊號

酸棗尉袁楚客上疏

盧懷謹卒

用李林甫平章事

張九齡乞斬祿山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

用忠王爲太子

用王錡聚斂

輔瑒琳稱祿山無事

李光弼殺崔衆

賊陷睢陽害張巡

烏承恩爲史思明所害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李峴降蜀州

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顏真卿降峽州

李寶臣復叛

李栖筠卒

開豐州零陽渠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陸贄論吐蕃

盧杞姦邪

李晟論張延賞

疑忌李晟

崔損卒

卷下

李絳料魏博事勢

用裴度相

李鄴辭平章事

注意相

裴度罷相

失河北

韋處厚乞相裴度

劉克明弑昭愍

貶杜元穎

辨朋黨

保全內臣

鄭覃言開成政事

不能制內臣

殺陳王

李德裕讓太尉

不能駕御李德裕

貶李德裕

無人君大體

令狐綯縱賊

用韋保衡路巖相

鄭畋罷相

李克用乞誅朱全忠

朱全忠弑帝

唐史論斷卷上

高祖

召突厥兵

隋大業十三年秋八月癸巳突厥將康鞘利率兵五百人馬二千疋隨劉文靜會於麾下突厥匈奴別種世居北方稱阿史那爲姓始畢可汗立邊人苦隋政亂多奔之其族強盛控弦數十萬時爲邊患義師起文靜請奉使以召助兵始畢可汗謂文靜曰唐公舉義欲何爲文靖曰文皇帝廢冢嫡傳位今帝致亂天

下唐公國戚不忍坐觀成敗欲廢不當立者願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歸唐公財帛金寶入可汗始畢喜甚遣康鞘利來會

論曰義師之起本救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矣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羗髳微盧彭濮之衆助牧野之戰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貊燕人梟騎之助今唐師方起當以德義爲勝何乃聽文靜一時之謀遽求助於突厥斯自小也財帛金寶皆民力所致當舉義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盡賂之又自

失信後突厥恃其微功連歲入寇蓋由茲失策也立建成爲太子

武德元年六月庚辰立建成爲太子封秦公爲王建成不賢帝以長子愛之又以秦王定天下大計逼於時望欲用爲太子王讓遂立建成

論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繫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平世固爲常法若夫大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況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

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爲人臣乎建成自舉義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禮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況受禪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於立太子也善哉寧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殺劉文靜釋裴寂

二年冬十月夏縣賊害縣令應劉武周裴寂繫之兵敗被徵入朝帝數其罪勅屬吏尋釋之顧待彌重

論曰恩與刑人主之大權也恩當其功刑當其罪則中外勸戒矣反是道何以服人心裴寂劉文靜俱以佐命爲大臣文靜才畧功名過寂遠甚高祖任情親寂而疎文靜文靜失律則除名及與寂有隙出怨言遂聽寂讒殺之寂當將相之任怯而無謀屢爲賊敗旣入朝不加深罪幸矣顧待彌厚可乎施恩於寂太優用刑於文靜太暴二者俱出於私非聖子功德之大人人去矣

殺劉世讓

六年秋八月劉世讓拜廣州摠管帝問以備邊之事
世讓對曰突厥比數南寇者以馬邑爲中路耳如臣
計者於寧城置一勇將多儲金帛有降者厚賞賜之
數出奇兵踐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一歲彼當無食
馬邑不足圖也帝曰非公不可宜往經畧世讓以兵
臨馬邑邑人高滿政本劉武周舊將遂以其地來降
突厥患之乃縱反間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爲亂帝
命殺之後突厥來朝者言世讓初無逆謀始原其妻
子

論曰兵之用間爲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也高
祖歷戰伐多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劉世讓素
有忠義之名旣以知邊機使備突厥方制其要害
功效甚明突厥使人入朝言世讓有異謀殊不知
世讓旣荷任用已有功效何故與突厥通謀況突
厥入寇本以馬邑爲便今得其地守之是阨其入
寇之路也世讓經畫如是戎人反言與已國通謀
其情固易察耳高祖不察而殺世讓何昏暗之甚
也

復置十二軍

八年正月復置十二軍帝先以天下大定將偃武事遂罷十二軍至是突厥頻為邊患遂復之

論曰國之用武固常事不可一日懈也中夏之廣外夷之衆雖太平之世黠惡者畏威服德而不敢動其心常幸國之有事起而為患爾則武備可一日懈乎況大亂初定人心未寧便欲為安逸之態而偃武事及突厥入寇乃謀遷都以避經世之畧何其淺也賴秦王堅議不行謬策今復置十二軍

以教諸府之兵中國之威自此盛矣

太宗

放宮人

武德九年秋八月癸亥太宗即位癸酉放宮女三千人

論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數著於經典者可見也漢之後宮及千數賢如魏桓者不肯出仕矣蓋人君廣置嬪御其損有三侈費甚也內寵多也怨女衆也侈費甚則困民力內寵多則競私謁怨女衆則

此

傷和氣人君之德所損如是賢者以爲難諫止而不願仕也況隋煬荒虐自古無此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宮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天下聳動歌詠唐之盛德也

即位改元

貞觀元年春正月帝以即位踰年詔改元

論曰或問春秋書國君即位必於元年正月明新

君踰年即位改元也此書即位踰年豈春秋之法乎答曰尚書記天子傳位改元之法舜則曰月正元日禹則曰正月朔旦春秋即位改元之法本於此聖人以舜禹之法爲天下之至正也然顧命康王之誥記成王崩康王旣爲天子乃釋冕反喪服蓋以先君不書所終之年天子即位不可一日而虛故於柩前即位明先君傳授之意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稱君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子不待踰年即位則諸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

修之遂見天下大法莫若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即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爲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即位以表之此雖明不待踰年即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聖人因而存舜禹之道也況魯侯即位雖稱元年必書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侯奉王制而即位也若夫修天子之史可不知書元年即位之法乎又後代事艱天子繼統必待踰年稱君勢有不便矣故當依實書之雖畧變古法其曰以即位踰年改

元亦所以法尚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魏鄭公論致治不難

元年正月丁亥帝與侍臣語自古致治得失因曰今大亂之後造次何以致治諫議大夫魏徵曰亂後易治如饑人易食也帝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寧可造次致治乎徵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期月而治信不爲難帝納其言封倫非之曰三代之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豈不欲純尚王教知時不可也魏徵書生

耳若信其虛論必亂國政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治行帝道即帝行王道即王在當時所化而已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乃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克之致時之治桀紂亂虐湯武伐之既有天下各致太平驗之前古明白如此若言人漸澆訛不返純朴至今合爲鬼魅寧可復治哉倫漸無言

論曰帝王興治之道在觀時而爲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

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答曰孔子教爲邦者久之之辭也爲邦若非聖哲或行仁政未能變通時事功業不速必中道而止故教以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也但後之爲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

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爲駭
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
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奸人之論力變時弊以行
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
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預聞

元年正月帝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治正臣
事邪主亦不能致治惟君臣相遇始致太平漢高祖
提三尺劍定天下規模弘遠慶流子孫蓋任賢人所

致也朕雖不明闕於學問大好大惡自或知之有所
不逮幸諸公數相諫正自是中書門下及三品已上
入內平章國事使諫官從之欲其預聞有所關說
論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
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
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爲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
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也能密
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欲彰君過而取高
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

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覩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況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得其道責封倫不舉賢

元年二月帝謂封倫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此官極須妙選公直倫未對帝曰戴胄忠直每事用心即其人也又謂倫曰令卿舉賢未嘗有所論薦天下事重卿宜分朕憂勞對曰臣敢不盡心但臣之所見未有竒才異能帝曰前代明主使人如器不借才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何代無賢但患遺之爾倫慚而退論曰封倫真姦人太宗真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大臣之職薦達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外之任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

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嘗推薦但
言無竒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
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
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已之名
見已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此不
樂進賢之情一也又姦人立私必人附已乃引之
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道固不肯趨附姦人以謂
不附已而引之則不知已之恩不知已之恩則不
爲已之黨此所以不樂進賢其情二也姦人無至

公待人之心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
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爲已之累此不樂進
賢之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
嘗乏人折之使慚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
也國有姦如封倫者世世不無人主能照其情而
責之則公卿悚動賢者進矣

定朝廷之制

元年九月帝謂宰臣房喬等曰致理之本唯在審才
識省官負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云官不必備惟其

唐史評林卷一
人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不善者縱多何爲卿宜詳
思此理量定庶官負位喬等定文武官摠六百四十
三員從之時官職有序紀綱振舉先命諫官從中書
門下入內使參聞政事又命御史史官亦從而入使
糾奏無避書事不隱凡諸司官長得正衙奏事若屬
官有曹事須面奏者則白於長官以狀具所奏事官
名銜先牒門下司云某官欲奏事牒訖然後屬官入
奏不得奏本司外事所以禁邪也故下不得專奏上
不得專權臣不得專主是以上下無私人自遠於姦

邪之地又令司門其有無門籍人急奏事者監門司
與仗家引奏並置立仗馬二疋有事急往者令徑乘
馬以是天下之事無一壅蔽又內侍省不置三品官
內侍便爲長官階止四品但宮廷給事閣門守禦黃
衣廩食而已故權倖之事無由起焉

論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授神武英才不待贊
論而赫赫於無窮矣其朝廷之制又如足宜乎正
觀之治也夫定官之負不務多而務擇賢則不賢
者安得用矣大臣議事使諫官御史史官並從而

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非或書其過則大臣安敢不直議矣諸司長官正衙奏事使衆臣共聞之屬官不得奏本司外事非至公之事人不敢言則陰邪之事自絕矣疎賤之人言事者令門下司引奏又置立仗馬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內侍皆黃衣給事宮掖則姦人無所附而事權不假於人矣數者皆朝廷大法爲人君者能遵行之雖未能及正觀之治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何哉官少而賢必擇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議必聽之明也

諸司官無邪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無壅而人情盡達必采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制之嚴也數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人君資性至此者鮮矣然設官少而務擇賢使諫官輩預聞大臣之議而救其失諸司奏事明陳於庭疎賤者言事無壅不任內侍以事必久其制而力行之雖不逮太宗之英睿朝廷豈不尊天下豈不治也

任用房杜

元年二月杜如晦奏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言

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摠知數職似論臣等帝謂戴胄曰朕以至公理天下今用房喬杜如晦非謂勲舊以其才也此人妄事毀謗止欲離間我君臣遂流師合於嶺外

論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任專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機難

追矣太宗可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喬杜如晦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間言漸害於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喬如晦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可以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以爲法

殺盧祖尚

二年十月戊子殺瀛州刺史盧祖尚時交州都督多任勲戚以遠地率貪冒得罪帝求良守朝臣咸言祖尚才兼文武廉平正直召入朝恩禮殊厚帝謂之曰交州雖遠重鎮也自非宗支莫任然朕子弟類不稱職卿有安邊之畧爲我鎮之祖尚拜謝而出旣而悔以舊疾爲辭帝命杜如晦諭旨祖尚辭又遣其外姻周範徐往諭之曰匹夫相許猶須存信卿面許朕豈得後悔宜可早行三年必召卿勿推拒朕不食言又不聽帝召問之對曰嶺南瘴癘皆日飲酒臣不飲酒去無還理帝大怒曰我使人不得何以爲政命令不可以不行驕臣不可以不誅因命左右曳出斬于朝堂尋悔之復其官

論曰人主操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令一失則下起慢上之漸漸若不止則綱紀弛而權移於下何以操天下之利勢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然威令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暴暴則人心離矣太宗之用威令誠得其術故內外之臣聞一令罔不靡然從之此無他聰明之性至公之心

唐史論卷五
剛嚴之體御於內外也盧祖尚丁其時荷其任乃
委曲思慮以身爲計遂成驕慢之態宜乎獲罪矣
然殺戮刑之極施於驕慢之罪此似過中人臣驕
慢則殺之復有罪之極者何以加刑若祖尚之罪
逐於遐裔而永棄之未至失威令也

魏公不事形迹

二年十二月有言魏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案
驗無狀彥博奏曰徵爲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遠避嫌
疑遂招此謗心雖無私事亦可責帝令彥博讓徵且

曰自己後不得不存形迹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
義同一體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
路則邦之興衰或未可知帝矍然改容曰朕亦悔之
論曰人臣之任國事莫若知無不爲一存形迹非
公忠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滯於下或已之親舊也
或權勢之親戚也以此避嫌而不舉又如臣下忤
犯主怒枉爲人譖將被刑戮將行竄逐其人或已
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舊也以此避黨而不辯又
如有姦惡之人將爲國患其人或已之所不足者

或權勢之所不足者以此避疑而不言凡此之類皆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爲身之謀爾非所以爲國計也夫有賢未用國之失也殺逐無辜君之過也姦人將起時之患也爲人臣者知國之失而不陳見君之過而不正覩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迹此罪不細故謂非公忠之道也温彦博因魏公爲人所譖遂言人臣須存形迹此不忠之言也賴魏公自陳太宗尋悟其事非君臣相信幾失大公之道

房杜相業

三年三月丁巳帝謂房喬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開耳目求訪賢才此宰相之弘益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致治哉因勅尚書省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二相共掌朝政法令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推誠待士人人各盡其才至於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帝每與喬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亦曰喬之策也二人須以斷大事故時稱良相焉

與

論曰或問房杜之相謀議施爲不見赫赫之事而世大賢之何也答曰宰相之功何必赫赫觀時事如何耳房杜自秦府遇主講天下事固詳太宗即位遂命作相付任之專不與他相同乃得盡心助治致時太平以事明之其功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官職用賢才若官得其才宰相揔其大要庶事舉而天下治矣正觀元年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旣少則才可擇才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況公於取士各盡其才此房杜得佐

主興治之要道也以至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姦邪抑權倖各有著法大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以垂憲於後也其他軍國機務雖謀議不著每籌事太宗從之以太宗之英睿專任二相而從其所籌其賢又可知也即正觀時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正觀四年天下大治太宗惟稱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答曰正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道封倫橫議以沮之太宗不惑姦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賢人

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公之力嫉小人之言不能使之慚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自不及房杜也然魏公議臣也房杜宰相也魏公論其治體房杜助其施爲爾後世賢房杜而不見其功者惟詳觀太宗專任之意正觀時事之要可也

魏鄭公溫彥博論處置降虜

四年夏四月丁酉帝御順天門軍吏執頡利以獻捷數其罪釋之自是南北諸蕃咸請上尊號爲天可汗頡利之敗也其部落來降者甚衆詔議安邊之術朝

臣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順本非慕義之心請悉籍降俘分種落於河南兗豫之地散居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得爲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矣溫彥博議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心若遣向河南兗豫則乖物性甚非含育之道帝將從之魏徵奏言突厥自古至今未嘗如此破敗此是上天勦絕加宗廟之靈陛下之神武所致且其

世寇中國百姓冤讎陛下以其降伏不欲誅滅即宜
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強則寇盜弱則
卑服不顧恩義其本性也秦漢患其若此故發猛將
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陛下柰何以內地居之且
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孳息幾倍邇王畿將爲
後患必不可處之河南彥博奏曰天子之於物也天
覆地載歸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降附中國陛下
不加怜悯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甚
謂不可若遣居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終懷

德惠必無叛逆徵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郭
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乃
陷洛陽前代覆車其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
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所
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國收居
內地教以禮義數載之後盡爲農民選其酋長遣居
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爲
漢蕃翰一代不有叛逆彥博旣口給引類百端帝遂
用其計於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

唐史論卷十
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落其酋長皆授以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

論曰安邊之術其難哉以太宗之英明魏公之辯論豈不能察夷狄之情定安危之計何至納溫彥博曲議處虜內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慮之不審乃如是乎夷狄之態弱則伏人強則爲患禮義不能移其性仁恩不能懷其心從古而然也頡利之

敗其部落之降者豈慕德義而來正爲逃死之計耳置之塞外分酋長以主之足示好生之德何迺處置有差也蓋太宗以雄才大畧平突厥意破亡之餘不能爲患但以大度畜之至仁懷之夸大威德以示萬世故忽其事也不然彥博之議突厥餘衆若遣居河南綏懷德惠終無叛逆此固妄言豈能惑其聰明哉及數年有變始徙降戎塞外乃悔今日之失也

命李靖爲僕射

四年秋八月甲寅尚書李靖爲尚書右僕射靖平突厥蕭瑀溫彥博害其功言靖軍無綱紀致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帝讓靖因謂之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誅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勲遂加光祿大夫至是帝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爲懷乃命爲右僕射

論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間矣況靖深入虜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綱紀致以虜中奇貨散於亂兵之手此不識

事體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整以少精騎深入虜中無綱紀安能成功乎虜中奇貨若果有之散之兵衆正得其宜突厥凌中國久矣一日平之張天威雪國恥安邊寧人非靖盡心兵衆盡力何以成此功且寶貨散之軍衆是上不奉君欲下足恩衆心故謂正得事宜但不知寶貨之有無爾太宗爲君何至以奇寶爲意猜疑賢將尚賴仁明之德不行重責靖之忠誠無所缺望不然君臣之間兩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悟其事命靖爲相亦足光其

功德宜罪讒人以戒于後世可也

封禪不著於經

六年冬十二月公卿百官以天下太平請封禪帝謂侍臣曰朕每見衆議以封禪爲盛事頻表勸朕行之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縱闕封禪之禮亦可以比德前聖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修封禪之禮亦何益國事昔秦始皇謂合天心首稱皇帝登封東嶽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爲暴虐之主以漢文爲有德之君

以此而言無假封禪且禮云至敬埽地而祭足表至誠何必登山封數尺土也

論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爲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繁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況此禮不著於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

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
祐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待自告
其功也太宗謂事天至誠埽地足以致敬何必登
山封數尺之土此實至論

命李靖討吐谷渾

八年十二月李靖爲西海道行軍總管討吐谷渾吐
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得李靖爲帥豈非善也靖乃
見房喬曰靖年雖老尚堪一行帝悅即命之

論曰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柄則大臣不驕大臣
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谷渾拒命一日謂侍
臣曰欲李靖爲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爲當世勲臣
首方以老病居家聞其言亟見執政請行天子使
大臣如是功名不逮於靖筋力未衰於靖者敢驕
慢乎人臣不敢驕慢則各盡才節人臣各盡才節
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
而能主威柄也

闢權萬紀言利

十年十二月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諸

山大有銀坑採之歲可得錢百萬貫帝謂曰朕貴爲天子是事無所少乏唯嘉言善事有益於百姓者常患少也且國家賸得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乃不令立朝

論曰觀太宗罪萬紀言利真得天子之體天子爲天下所尊非止威勢之重由仁德之高也仁德之本莫大乎愛民愛民之要莫先於節用用之有節天下貢賦之入歲有餘矣何至殫山澤之利以困人力乎然自三代之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

由所爲侈大而用無節也天下貢賦之入不足以充其費姦人得以言利矣人君顧所用不足必說其言而從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窮人力窮則危亂自至縱未至危亂天子言爲令動爲法以好利聞於天下豈其體哉太宗斥言利之臣無他能自節用外謹制度絕權倖無過費耳正觀一朝其事可見初出宮人三千天下固已頌其仁愛及宮中欲修一殿則想秦始皇之過不起其役體不耐熱公卿請營一閣以避繁暑亦念漢文罷露臺之意不

從其請將幸東都勅預修乾陽殿給事中張元素
極言隋室修乾陽勞民之事嘉其言立止出降長
樂公主勅有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鄭公引故事
言長公主尊於公主豈得以親愛厚資送於長公
主之上納其言遂不越禮其設官之制命宰相定
其負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負多得才能而無冗
食其養兵之法畿內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惟元
從禁軍三萬及府兵番上或出征者有所給外皆
散之農畝而養焉其行賞之事功者厚賢者禮內

無嬖人私其恩外無倖臣竊其澤天下歲入之物
有餘用矣故薄賦歛厚風俗其道德與前代聖主
並所爲自天子之體矣嗚呼爲天子者皆可以至
是可至是而不至者由所爲侈大制度不立權倖
不抑所致耳所爲侈大物力固難以給若制度不
立則庶事無節而冗費益甚權倖不抑則姦人競
附而私恩益廣天子雖獨尚儉德亦何能省用太
宗自節其用復能謹制度絕權倖所以不取山澤
之利不困生民之力而財自豐爲天子而得其體

唐史論卷上
著仁德於無窮也

魏鄭公諫諍

十一年秋七月魏徵累上疏帝嘉納之嘗手詔答曰
省頻抗表誠極忠欵非公體國情深匪躬義重豈能
示以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自平吳後務在驕
奢不復留心政治何曾退朝謂其子劭曰吾每見主
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
也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
果爲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謂明於先見朕意不然

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爲人臣當進思竭誠退思
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以共爲治也曾位極公輔
名器崇重而當直辭正諫論道佐時乃退有後言進
無廷諍以此爲智不亦謬乎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公
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几案事等韋弦遲復嘉謀
犯而無隱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

論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翱論
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
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

後也正觀十年魏公三上疏乃諫諍之著者然不
過諫侈逸明任人平刑賞辯忠邪及引前代治亂
爲說未嘗深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
尤見當時高致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
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大事也君無大
過能了大事真英主也但政有小失則諫之引前
代治亂爲戒使不至於甚此所以爲忠也魏公事
英主力贊治道已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尚孜孜
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
有大過魏公之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
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爲忠魏公之心
後之爲相者宜詳之

以高昌爲州縣

十四年秋八月摠管侯君集進軍攻高昌麴文泰子
智盛以城降遣使告捷帝悅曲赦高昌部內及從軍
士卒死罪士卒親屬有罪者等第原之帝欲以高昌
爲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麴文泰夫婦先來
朝謁後頗慢易大國遏絕商胡貢獻遂致王師討伐

唐史論卷上
罪止文泰斯可矣宜撫其人立其子使遠夷知弔伐之道則威德甚盛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二千人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番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斛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帝不從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南都護府留兵以鎮之

論曰中夏之於四夷天分內外之地也故嗜好不同服用不類禮義不能化人情不可通地形險固自限其所帝王能以德服而威制之常使不爲中夏患則上策也安可恃盛大之勢因夷狄拒命而伐之遂強有其地一強有其地不惟中夏之人苦戍守之勞又使諸戎謂中夏利其土壤各懷怨懼俟時乘隙合從爲患矣以太宗威勢州縣高昌之地雖保無他魏公尚以爲不可則帝王威勢之不逮太宗者慎無貪戎土以起大患也

立晉王爲太子

十七年二月乙丑詔黜魏王泰爲東萊郡王處均州

唐史論卷五十一
承乾既廢泰日入奉侍帝面許立爲太子帝謂侍臣
曰泰昨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爲
子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後與陛下殺之
傳國晉王父子之道固天性我見其如此甚冷之褚
遂良進曰陛下大失言伏願深思無致誤計也豈有
陛下萬歲之後魏王爲天下主能殺其愛子傳國於
晉王之理也陛下向者立承乾爲太子而復寵愛魏
王禮數有踰於承乾既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鑒不
遠足爲深戒陛下今日既立魏王伏願別安置晉王

始得保全爾帝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因起入內帝以
晉王仁孝心所鍾愛又太原獲瑞石其文李治萬吉
意以爲嗣而難於發言帝御兩儀殿羣臣皆出詔留
無忌房喬李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未決所立
心極無憍因自投於牀引佩刀無忌等爭趨抱持於
帝手取佩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帝所欲曰我欲立
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帝謂晉王
曰汝舅許汝矣命晉王拜謝

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有常禮若嫡

與年者或昏庸或過惡固不可不擇於諸子也擇
之之法取衆望決已意則天下歸心矣太宗英主
也斷大事未嘗有疑晚年牽愛不能定一子泰長
而有過立晉王無疑何至投牀自苦取決於無忌
之言太子君之副社稷之本豈使一臣立之仍命
拜謝賴太子良善人情可屬無忌終不擅其恩不
如是必起亂階矣

親征高麗

十九年春二月帝親統六師發頌陽五月丁丑帝渡

雄

遼令撤橋梁以堅士志帝至遼東城見士卒負擔以
填塹帝分其尤重者親於馬上持從官悚動爭齎以
送城下甲申克遼東城以城爲遼州初帝臨安市城
進兵攻之高麗北部耨薩高延壽南部耨薩高惠真
率本國及靺鞨之衆十五萬來援二部耨薩如中國
都督之任戊午敗高麗之衆於安市城東南己未高
延壽等領其衆降初延壽等將至帝謂大臣曰延壽
之來其策有三若引兵直前連安市城以壘據高麗
山之險食城中之粟兼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則不

唐史補遺卷五
可卒下我歸則泥潦爲滯此其上策若抽城中之人
與之宵遁此其中策若不量其能近城列陣與吾決
戰此其下策高麗中摠管國事號對盧者年老習事
謂延壽等曰吾聞中國大亂英雄並起秦王神武所
向無敵遂平天下面南爲帝北夷請服西戎獻款今
者傾國而至其鋒不可當也今爲計者莫若頓兵不
戰曠日持久分遣驍雄斷其饋運不過旬日軍糧必
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此可不戰而可勝也延壽不
從引軍直進帝曰虜用下策矣帝夜召諸將躬自指

揮自將步騎四千潛鼓角偃旗幟趨賊營北高峯之
上令諸軍聞鼓角聲而齊縱令所司張受降幕於朝
堂之側明日午時納降虜於此遂率軍而進賊奔潰
斬首萬餘級延壽等率其餘寇依山自保無忌勸引
兵圍之撤川梁以斷歸路帝按轡徐行觀賊營壘謂
侍臣曰高麗傾國而來存亡所係一麾而敗天祐我
也遂下馬再拜謝天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命中書
侍郎許敬宗爲文勒石以紀其功秋七月詔從行及
遼東平壤二道軍人戰死者各加勲四級聽一子承

唐史論卷五
襲分遣使人就家弔祭己卯詔從軍死者恐失殯處
宜揭榜軍回日各令將還并給棺以葬

論曰正觀中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甚盛
太宗練兵師尚功名其志甚銳以此不衰怠之意
臨天下可預防患難永保太平之業也但因一遠
夷之臣殺主害民復侵陵鄰國詔罷兵不聽然彼
有罪豈預中國之事命一二將帥出師境上示征
討救援之勢使畏威懷德足爲天子能事何至決
親征之計乎忠賢交諫莫非苦言李勣一議堅不

可動遂舉中國數萬之衆驅之異域輕其性命已
似忍心況以萬乘之尊與遠夷爭勝又自輕之甚
雖平遼東數城破延壽大軍何足益其威德若延
壽納對盧之計危可測乎此蓋太宗英勇自恃忽
於深慮李勣順意生事遂成誤計且初議伐遼褚
遂良諫止其事太宗然之勣至追述延陀犯邊聖
策本欲追擊由魏徵苦諫致失事機以此激之遂
定親征之議及敗延壽之衆太宗下馬謝天則危
心可知矣詔從行軍人戰死者加勲級榜殯地則

唐史評林卷一
中國士衆殞命於遠夷可知矣天子荷宗廟社稷之重爲天下生靈之主一旦不因中國之事履危難輕人命威德無乃損乎且李勣追咎魏徵諫擊延陀事謂之失策如延陀犯邊太宗命將禦之大破其衆足示中國之威不追擊之亦未爲失高麗本不敢犯邊何至親征乎勣順意生事無以逃其罪矣房喬忍死上表懇諫伐遼賢哉

劉洎賜死

十九年十二月辛丑帝不豫御步輦以行戊申辛并

州疾愈侍中劉洎賜死洎字思道累遷給事中以才自結於帝致位宰輔伐遼之行留輔皇太子帝謂曰我今遠征使卿輔翼太子社稷安危之基所寄尤重卿宜深識我意洎進曰陛下勿憂大臣愆失者臣謹即行誅帝以其妄發恠之謂曰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疎而太健恐以此敗深宜戒慎自保終吉帝自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豫洎與馬周入謁洎馬周出褚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臃極可憂懼遂良誣奏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故事

唐史論斷卷十一
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帝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自明帝問周對與洎所陳不異遂良又執奏不已乃賜洎自盡

論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褚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太宗諭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誅大臣之對時已責其踈健太宗至自遼東不豫洎謁見而深憂之或言誅大臣事亦與前踈健之語何異儻爲遂良所奏太宗疊前怒殺之迹其事狀近於是矣若洎止憂聖體絕無他語又引馬周自明周

對與洎不異太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誅大臣乎況洎有罪而周隱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周也蓋遂良後諫廢立皇后事以忠直被譴姦人從而譖構之惟恐其無罪故劉洎之子訴寃李義府助之賴樂彥璋力辯其事遂良譖洎之言當出於此矣又正觀實錄本敬播所修號爲詳正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愛憎改易舊文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

後宮不著名

唐史論衡卷五
二十三年三月充容徐氏以師旅亟動宮室互興上
疏言百姓頗有勞弊帝嘉之充容在後宮恩顧甚深
不恃寵能諫諍誠賢德也

論曰帝王於後宮恩寵過厚非賢德者鮮不預
時事著名於外蓋寵過厚則言易入言易入則事
可動後宮至可動帝王以事則姦邪附之著名於
外又況親族竊恩競爲氣勢內寵至此小則破家
之禍大則爲國之患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歲久
後宮不無寵嬖但外不聞何人耳惟徐充容以恩

顧稱絕不預外事復能諫爭君失則正觀宮闈
之政可知矣後代不能遵守神龍中上官昭容等
招權於外廣植姦黨天寶中楊貴妃專勢於時務
強親屬國事既亂數婦人及其家皆不免誅戮噫
上世淳風既往人主之尊爲天下所奉制度必如
古簡朴或不能則宮室服用既過於古矣雖英明
之君爲外物所誘必有侈樂之意意有侈樂於後
宮豈無所嬖寵在人情未爲大過也既嬖之居處
服玩充其欲足矣何至容其私謁以干國事使戚

唐史論卷五十一
屬倚之以作勢姦人附之以竊權氣燄既成必生禍患而後已則人君於後宮或有嬖寵能以正觀爲法不惟不使亂政亦所以安全之也

降李勣爲疊州都督

二十三年五月降特進太子詹事李勣疊州都督帝謂太子曰汝於李勣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歿後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致其死力乃出之

論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歷代君臣之常理也太宗用李勣有本

末其謀謨智力立功立事爲大臣固宜然以其勣不負李密尤信其心使輔太子正爲此節勣雖高勲重望位尚書預中書門下事寵已至矣使輔太子敢不盡力乎何至無故譴逐使太子他日授以僕射且人受恩於父兄未有不厚其子弟者況天子以大位授人又寵信之豈於太子不盡力耶然勣忠義之士但風氣英豪非感激不能盡節一日無故逐之使不無怏怏太子雖授以僕射勣之機心豈不曉其利誘乎至廢立皇后之際不肯盡忠

雖勣無大臣節亦太宗以利啓其心也

高宗

命李勣爲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正觀二十三年秋七月命勣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論曰唐采魏晉而下歷代任宰相之制以僕射侍中中書令爲正宰相故僕射二品侍中中書令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由李勣自尚書授詹事詹事卑於尚書籍其輔翼太子故授之同中書門下三

品者得預聞國政此侍中中書令之任也今勣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改授僕射品已高而曰同三品故蘇冕會要駁其事曰李勣遷開府儀同三司又改僕射開府從一品僕射從二品今反同三品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乎杜佑通典曰同中書門下三品當以階卑官高令所給祿秩同品耳據此似非位署後同三品者止記初命率不以爲位號也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永徽六年九月尚書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諫廢立

唐史論衡卷上
皇后降潭州都督太宗崩武才人隨嬪御爲尼居感業寺帝幸寺常見之會皇后與淑妃蕭氏爭寵帝左右數稱武氏皇后陰爲之助遂召入宮武氏權詐有智應變多端卑辭屈體以事后后大悅驟稱於帝立爲昭儀既產一女后怜弄之后出昭儀扼殺於被下以伺帝至昭儀色慘而不言帝發被親視女已死矣聞左右對曰皇后適來帝怒曰皇后果殺吾女往憎淑妃今又如此昭儀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帝遂有廢立意長孫無忌屢言不可帝乃號昭儀宸妃時中

書舍人李義府陰賊樂禍無忌惡之奏貶壁州司馬詔書未至門下省義府密知之間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武妃甚寵幸帝欲立爲皇后然尚未決者恐宰臣異議爾公若能建策立之轉禍爲福坐取富貴義府甚喜上表請廢皇后立武氏帝大悅召太尉無忌司空勣僕射志寧及褚遂良以籌其事勣稱疾不入遂良謂無忌等曰上意欲廢中宮必議其事遂良將死爭之遂良一寒士無功於國蒙先帝殊遇以至今日況嘗預聞顧命若不盡愚誠何以下見先

帝無忌曰公極言之未聽無忌請繼焉及入帝顧謂無忌等曰莫大之罪絕嗣爲甚皇后無胤息武宸妃有子欲立爲皇后如何志寧顧望不對無忌曰先帝付託遂良甚至望陛下問其可否遂良進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愆婦德先帝不豫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不聞愆失臣不敢曲從陛下之意上違先帝之命帝不悅而罷翌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德何必在武氏

且宸妃經事先帝衆所共知陛下豈可蔽天下耳目假之尊位使萬代之後何以稱傳陛下必立宸妃臣恐敗亂之端自此而始特願再三思審愚臣上忤聖顏罪合萬死但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遂置笏於殿下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宸妃簾中怒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不可加罪侍中韓瑗因奏事涕泣諫曰皇后是陛下在藩時奉先帝命所娶今無愆過即行廢黜天下之人誰不驚惋中書舍人來濟亦上疏極言

唐史論卷
翌日帝謂李勣曰用立宸妃遂良固執不從且止勣對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許敬宗等又以姦言贊之遂定計廢立左遷遂良十月己酉廢皇后王氏及蕭淑妃爲庶人尋爲武氏所害乙卯詔立武宸妃爲皇后丁巳大赦天下十一月丁卯臨軒遣勣志寧立皇后文武羣官及藩夷之長同奉朝皇后於肅

義門

論曰高宗即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頗得守文之體一日昏惑自恣不奉天戒雖前代荒亂

之主少過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衆何至私先帝才人使逞陰譎之計構陷中宮爲國大醜且高宗自晉邸升爲皇儲即位之年地震於晉久而不止是天意以陰盛爲戒也太宗臨終顧無忌遂良稱好兒好婦是以國家事付託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方議廢立遂良以死爭之是不負先帝付託也嗚呼先帝付託於臨終天地示戒於連年大臣力爭於所議稍近中常之主當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況高宗幼爲聖父教訓正人輔導豈全不辨

唐史論卷五十一
事理乎但內惑嬖者之計外納姦人之言上不奉
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議徇一時之欲以至
於此心知王皇后無辜而憫之及爲嬖者戕賊亦
卒不問此又孱懦之態甚矣使文武之臣蕃夷之
長共朝嬖者此又亂禮之甚前代未之有也卒使
嬖者擅人主之權害宗室殺大臣幾移宗社實高
宗之過也然高宗之過雖姦黨所贊亦由李勣微
言于志寧顧望所致耳李勣荷先帝付託于志寧
任宰弼之重若稍助遂良及無忌韓瑗來濟之言

姦黨豈能動乎是極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就
高宗之過者李勣志寧也故書曰右僕射河南郡
公褚遂良諫廢立皇后降潭州都督書其官爵明
大臣之任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
也因諫而降明無罪也遣勣志寧立皇后不書其
官但名之明勣志寧無大臣節賤之也書臨軒立
后而不曰帝見高宗無人君之體也

即位改元

顯慶元年春正月壬申詔改元大赦天下

唐史論卷一
論曰人君即位之年謂之元年元始也人君布政自此始故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數繼之終於一世此前古不易之法也至漢文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變古制孝武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尚之唐武德正觀雖爲年號亦終其身高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若以立太子之始得以改元不知天下事統於天子乎太子乎事不師古而至於此由大臣昧於經義也

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顯慶四年夏四月戊辰太尉無忌爲許敬宗所譖黔州安置太子太師于志寧免官武后以無忌不助已深銜之志寧預聞廢立謀獨無言以持兩端后亦不悅會洛陽李奉節上對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交通朝貴有朋黨之事詔敬宗與辛茂將同鞠之遂誣無忌與季方等謀反帝竟不親問無忌謀反所由惟聽敬宗誣謗之說遂去其官爵止存舊所領揚州都督逐之遐荒其子秘書監騎都尉冲等並

除名流於嶺外

論曰人主之感讒言由不知其人爲蔽耳高宗於許敬宗非不知其人也如敬宗修太宗實錄移威鳳賦事高宗明知不足傳信修史尚高下其手他事固不可信矣鞠獄之際事外言所嫉之人其大罪豈得信乎況無忌親則元舅位則三公忠亮之誠許國甚至一姦人譖之不自臨問遂竄遐裔此非不知敬宗之誣謗無忌之非辜正欲快嬖者之意使元舅以勲德重望寃死遐徼不惟昏塞之過

實不仁不孝之甚也

殺上官儀

麟德元年十二月殺西臺侍郎上官儀戊子故皇太子忠賜死於流所內侍王伏勝亦被殺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嘗爲武后行厭勝之法伏勝奏言之帝大怒密詔儀議其事將廢后爲庶人仍遣儀具詔草俄而后知訴于帝帝懼后怨怒遂給云上官儀教我由是深爲后所惡初儀嘗爲陳王府諮議伏勝亦事其府許敬宗希武后旨誣儀與伏勝通謀於忠

將爲亂俱被殺及他士大夫與儀交遊者皆遣逐自此帝每視朝皇后垂簾於後政事大小皆預聞內外畏之稱爲二聖

論曰易有君不密失臣之戒春秋有君漏言之譏聖人垂法使人君與臣下謀議不可輕脫漏露致罹其患故申於易著於春秋丁寧如是也況君乘怒自謀使臣預議一日推過於臣而殺之豈人君之道高宗立武后過惡甚矣后延邪人行厭勝法廢之固宜方與上官儀定議后遽自申訴茲以不

密所致若便行廢黜后亦何所爲及懼后怒言儀教我此乃婦人童子之態遂使姦人乘后之意構皇太子大臣殺之士大夫無事被逐者甚衆后威權日盛養成篡奪之勢皆由高宗不君也

乾封改元

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帝親祀昊天上帝於封祀壇奉高祖太宗配享己巳帝升山封玉牒於介丘庚午禪社首祭皇地祇奉大穆皇后文德皇后配享皇后爲亞獻越國大妃燕氏爲終獻先是禮官定封禪

之儀至社首亦以公卿充獻武后上表乞預祭遂改命焉壬申帝御朝覲壇受朝賀詔改年大赦天下

論曰太宗以功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事則賢才在位法度施設其生民之樂則刑罰幾措歲時屢穰其四夷之服則大者來臣小者安帖前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尚謂封禪盛德之事慮已所爲未當天心終不行其禮高宗在位十餘年雖賴先帝遺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柰朝廷之事姦人亂政忠賢竄戮太子廢殺臨朝聽斷則中宮垂簾威福

不專於已此大亂已見有何功德可以告成蓋徇后之欲舉希濶儀物誇耀天下耳登封之後歲饑民困日食彗見連年不已豈非功德之薄妄告於天又千乘萬騎之行勞費民力干動和氣所致歟姦人預慮天時不順先引漢乾封故事建爲年號若以歲旱爲乾封則民之饑困災變頻仍是果天祐哉爲天下者切戒於此勿輕議盛德之事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后稱天后

上元元年秋八月壬辰追尊六代祖宣簡公爲宣皇

帝祖妣張氏宣莊皇后五代祖懿王爲光皇帝祖妣賈氏爲光懿皇后祖大武皇帝爲神堯皇帝太穆皇后加神皇后太宗文皇帝加爲文武聖皇帝文德皇后加聖皇后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詔改年名大赦天下

論曰謚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善名雖多惟取一大善爲稱不使名浮於實也歷代帝王謚號或實或虛不能盡如古制然必以祔廟之始一二字爲定也唐高祖起義兵雖出太宗之謀

然親平大亂成就王業謚武宜矣太宗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後行王道致太平推誠人心幾致刑措網紀號令與沿古同謚文宜矣今高祖曰神堯不惟越禮適所以辱之高祖於堯之道安可擬議況稱曰神堯人必謂其名不稱旣知不稱豈非辱之太宗加武與聖此不謂過但廟號久定而增其名又豈禮乎二后號神聖尤乖其實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豈中宮之位可當其號此武后自欲尊大妄稱天后高宗遂稱

天皇因追尊祖宗二后用掩其迹嗚呼天子徇后之欲僭大其稱瀆祖宗亂典禮此高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守經義逢君之惡所致爾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上元二年三月帝風疹不能聽朝政事皆決于后帝欲下詔令后攝國政宰相郝處俊諫曰臣聞禮經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也陛下今欲違反此道臣恐上則

謫見於天下則取怪於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雖有少主尚不許皇后臨朝陛下柰何遂欲自傳位于天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伏乞審詳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足可依憑惟聖慮無疑則天下幸甚帝遂止

論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高宗爲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

畏之無敢忤其意者高宗雖因自疾欲令攝政亦勢逼而然處俊不顧禍患懇諫其事至引魏文不許皇后臨朝爲證是時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之計不知有身計也言旣激切又得義琰爲助雖昏主悍后義不能違夫人臣事君見大過而不敢言臨大節而不敢當者正欲保位避禍也處俊當后擅權上下危逼之際忠言確論力救其事義琰協心助爲之言二公終保大位不罹其禍如于志寧輩預廢立皇后之議顧望不言乃保位避禍之意也然終不免譴黜一刺史而歿但得畏懦不忠之名爲世所罪又豈能保位避禍乎然則事君者固不可自計利害也邪正在於所守禍福繫於所值所守者節也不可不固所值者時也此不可必惟能不失忠義大節則窮通死生賢矣

劉仁軌請李敬元統兵禦吐蕃王師覆敗

儀鳳三年春三月遣中書令李敬元往洮河軍同劉仁軌鎮守敬元代仁軌爲中書令自仁軌西討有所奏請敬元多建議違之由此不協仁軌乃奏稱河西

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自以素非邊將之才固辭帝謂曰仁軌若須朕朕即自行卿不得辭也竟以敬玄統兵丙寅兵部尚書左衛大將軍劉審禮與吐蕃戰于青海李敬玄按兵不救王師敗審禮沒敬玄乃擁其餘衆還鄯州使郎衛山驛奏其覆敗之事帝怒不見

論曰王者能知人能駕馭臣下則不敢欺矣將相不忌賢不私怒則國事濟矣李敬玄不練邊事與劉仁軌立異此廟堂之上恥所不能忌其賢而違

其議也仁軌知李令非將帥才決請鎮守使之敗辱此恃其功名欺君以逞私怒也高宗不察李令不能統兵但徇仁軌意遣之尋致兵師敗衄自損國威此昧於知人之明失馭臣之術一舉而君臣之間俱不免過然仁軌之過大矣

中宗

裴炎請太后歸政太后殺之

嗣聖元年九月壬申太后殺內史裴炎河東聞喜人舉明經累官至輔相既徇太后意廢中宗封河東

縣侯武承嗣與第三思屢勸太后盡殺宗室劉祿之等並畏憚無言炎獨固爭以爲不可及徐敬業起兵太后與炎議其事炎曰太后歸政小賊不討自解御史崔沓上言裴炎受顧命大權在已若不有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遂殺於都亭驛

論曰裴炎死雖由直議迹其本末自取之也武后篡奪之勢非一朝一夕爲之方欲因事立威震懼懾中外然後行其所謀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炎力爭之因有讓國之言蓋一時忿激之詞也炎

諫於外武后制於內一孱主豈能有爲何得因一時忿激之詞便謂不堪輔佐遽行廢立蓋炎自以忤意預憂禍及遂附武后爲之謀爾殊不知后既能廢帝立少子天下之權皆出於已其勢至此事肯已乎況素有異謀也炎方區區諫正其過又請復政少子盜欲取人奇寶已預其謀旣使得之乃以廉恥爲責令歸其寶言得從乎言旣不從禍可免乎故曰炎之死亦自取之也夫爲人臣者雖當盡力於事在擇主之正與不正爾主不正而盡力

唐史論卷五
鮮有不罹其禍者蓋共事之時知其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後必慮復與人謀則不利於己故有忌之之意炎與劉禕之程務挺輩相繼被戮皆自取之也

不稱武后年名

二年春正月帝在均州

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史臣修實錄撰國史者皆爲立紀繫后事於帝王之年列僞周於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

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中宗紀每於歲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年皆是妄作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它事而不以

唐史論卷上
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僭號也

狄仁傑薦張柬之爲相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秋官侍郎張柬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柬之永昌中自青城丞以賢良徵對策千餘人柬之第一授監察御史後爲鳳閣舍人論事忤旨出合州刺史累轉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武氏問狄仁傑曰我要一好人任使仁傑曰作何任使武氏曰待以將相仁傑曰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爲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竒才用

之以成天下之務乎武氏曰此我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武氏乃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武氏曰已遷矣對曰臣薦爲相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秋官侍郎至是姚崇爲靈武使將行武氏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姚崇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入年老唯陛下急用之遂作相

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之術也武后臨

朝僭竊二十餘年所用之人姦正相半蓋后狡智之性有過於人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已欲不用賢人無以庇已過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兇殘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仁傑崇相國才謀之士不乏於時尚孜孜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柬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非得任賢之術也一婦僭天下大號恣行凶虐尚以大權付得其人久不禍敗爲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廢武后

二十二年春正月武氏疾改年稱神龍赦天下癸卯張易之與昌宗謀反宰相崔玄暉張柬之率羽林將軍桓彥範敬暉司刑少卿袁恕已等奉帝命誅之遂廢武氏

論曰舊唐史書武后傳位於中宗蓋史官諱其事也然桓彥範敬暉武三思以武后爲彥範等所廢

唐史論卷五
常深憤怨又於武后實錄書彥範請太后復辟卧
不語事是廢之爲實今迹其實事書東之彥範等
遂廢武后所以明大法也唐之天下高祖太宗之
天下也高宗傳授於祖宗及其崩也以子託后后
擅威權乃逼奪其位僭竊大號恣行兇虐毒流內
外踰二十年不道至此若終身無禍何以作戒於
後況實廢之安可諱也若以中宗武后之子也彥
範等奉子而廢母於事不順是不達其理春秋莊
公元年三月夫人遜于齊此莊公之母也以悖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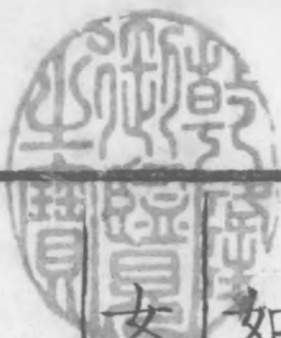
之事去其氏貶之則春秋之法可見矣武氏奪嗣
君之位變唐國號凶威虐法爲害歲久此安得無
所貶也況書廢武氏者廢其僭竊之號彊大之權
復后之位矣復后位所以奉祖宗之統豈不順乎
故用春秋之法爲唐貶絕罪人且作戒於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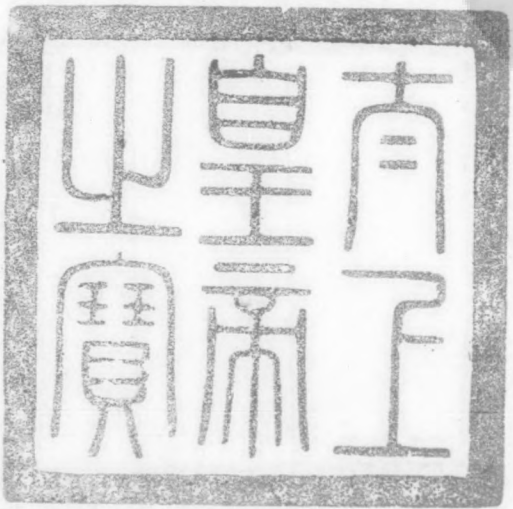
韋后安樂公主進鳩帝

景龍四年六月壬午韋后安樂公主弑帝於神龍殿
安樂常欲韋后臨朝稱制冀得自爲皇太女遂合謀
進鳩

論曰中宗真天下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爾始以失道爲大臣所廢遂能深思前過自新厥德暨復正位享國永年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之言爲母所廢流離艱苦凡十五年賴祖宗功德入人至深天下之心繫於後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及正位昏庸之態又甚于前崇寵韋氏使預國政縱其姦惡一不爲意忠臣諫而不納凶人進而得計賢者罹罪邪者受寵紀綱法度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憂患二十年未嘗省過也未嘗修己也人情邪正都不曉也世事美惡都不辨也昏昏然何等人爾故復位數年孱惑如故豈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歟卒至凶婦逆女結邪謀而終由以至愚自貽其禍也

唐史論斷卷上





唐 許 繼 卷 上

五

